

一束新鲜的松枝

■徐鲁

感念

农历端午节已过，美丽的南岸塘边，栀子花开出洁白的花朵。初夏的风中，飘散着淡淡的栀子的清香，还有从水田里吹来的阵阵稻花的芬芳。

1959年6月25日这天，毛泽东同志回到阔别了32年的故乡——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。

他缓缓地迈动脚步，仿佛怕踏醒那些沉重的记忆。走进儿时居住过的上屋场老屋，他把脚步放得更慢更轻。房屋一半是瓦屋，另一半是用稻草搭盖的。童年的生活艰辛清苦，他就在这栋老屋里，和弟弟妹妹一起生活、玩耍、做功课。堂屋靠里端的板壁上，供着一个已经被香火熏得发黑了的神龛。

“当年这里是这样的吗？”他身边随行的人轻轻问道。

“是这样的。”他回答说。人们看到，他静静地在神龛前伫立着，眼睛里有晶莹的泪光在闪动。

从堂屋的后房绕到灶屋，再穿过横堂屋，他走进了自己双亲的卧室。斑驳的墙壁上，挂着两个陈旧的相框，相框里是他双亲的相片。他站在相框前，沉默地望着父母的相片。身边的人们猜想，此刻，他也许有许多话要对他们说——不，也许是他的父母有许多话要对他这个儿子说。可是，他们都无法再彼此诉说了。

他静默地站在那里，似乎忘了身边还有随行的人。他的母亲文七妹去世时只有53岁，患的是淋巴腺炎病；父亲毛贻昌是因为寒病去世的，年仅49岁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从回忆里抽离出来，平静地对大家说：“如果是现在，他们都不会那么早就去世了。”是的，这两种病都不是多么难医的病，可是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，这样的病痛就可能给人们带来无尽的遗憾。

然后，他走进了自己小时候住的那个卧室。卧室里，靠墙放着一张小竹桌，竹桌上上方挂着一盏用竹筒做的桐油灯。有多少个夜晚，他就在这盏光线昏黄的桐油灯下看书、写字或陷入沉思。

1902年，毛贻昌将9岁的毛泽东从唐家圫外婆家接回到韶山冲，送入南岸私塾。少年毛泽东正式开始进入私塾学习。南岸私塾的主人叫邹春培，他教孩子们读《三字经》《诗经》。后来，父亲又先后把他送到公桥、桥头湾、钟家湾等地的几所私塾。1909年前后，他又到韶山东茅塘附近的乌龟领，在毛简臣老先生开办的私塾里念了大约半年。毛简臣

是毛泽东的祖父辈，曾在城里当过钱粮师爷，擅长打算盘记账。半年后，少年毛泽东又转到另一位同族的堂伯父毛麓钟的私塾里，继续念书。1910年秋，他进入东山高等小学堂，结束了私塾生涯。

韶山冲不会忘记，这个嗜书如命、勤学多思的少年。多少个夏夜里，夜色深沉，从小小的窗户外，从不远处的南岸塘里，传来阵阵蛙鸣。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来，照在狭窄的窗台和竹桌上，也照进了少年毛泽东的蚊帐里……有时，为了节省一点灯油，他就着明亮的月光看书，看着看着，就忘记了时辰。

夏夜乡村的水塘边，蚊子成群结队，只要一点油灯，就全飞过来了。他想出一个好主意：天一擦黑，他就赶紧手脚麻利地把猪喂、喂牛、浇菜园子和打扫鸡舍等家务事做完，然后一头钻进蚊帐里，在床头放一条小板凳，板凳上放上小油灯，整个身子在帐子里面，只把头伸在帐子外面，就着油灯看书。

冬天屋子里冷得很，尤其是到了深夜，火塘里的火也熄灭了。这时候，他就把被子紧紧地裹在身上，只把手和头露在外面，躺在床上看书。山风在外面呼啸着，他的心也随着书里的故事，不时掀起阵阵波澜……

韶山冲从来没有忘记，这个当年从这里走出去的少年。如今，他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家乡。

回到故园的第二天清晨，他早早起来了。

他家的上屋场对门是谢家屋场，这是贫农毛震生的家。他像邻居串门一样，亲切地走进谢家屋场。屋里只有女主人在家，女主人认出了他，惊喜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他就站在堂屋里，仔细地问了问她家的生产、人口和生活收入情况。

然后，他悄悄地绕过老屋，踏着露水，走上了通向后山的一条蜿蜒的、已经被芭茅草封住的小路。这是一座长满高高的芭茅草和矮小的灌木丛的小山坡，山顶上还有一些松树。走着走着，路被茂密的芭茅草封住了。

这时候，陪同他回乡的罗瑞卿和其他人员，已经从后面跟了上来。谁也不知道他要往哪里走，要到这个小山上干什么。

“不对啊，我记得应该是朝这边走的咯……”他一边小声说着，一边用手拨开茅草，继续朝前面走去。“你们要过细点走路，莫叫茅草给绊倒。”他提醒后面的人。

看得出，他对这里十分熟悉。不一会儿，他就走到了山顶。

到了山顶，他扒开深深的草丛，找到了一个矮小的坟头。这时候，后面的人都来到了坟墓前。大家看着立在坟前的

那块石碑，才知道这是他的父亲和母亲的合葬之墓。

当年，他在浏阳一带领导秋收起义，带着工农子弟离开家乡后，湖南军阀何键曾派了一连人，气势汹汹地来到韶山，扬言要挖了毛泽东的祖坟，毁了红军的“风水”。其实哪里有什么“风水”，共产党人从来不会去讲这一套。但韶山冲的乡亲们，横眉冷对张牙舞爪的匪兵们的逼问，谁也没有说出毛家祖坟的地点。这座朴素的坟墓，总算被保护了下来。

他对着父母的坟头，深深地三鞠躬。站在他身边的所有人，也都对着坟墓深深地三鞠躬。清晨的山风吹过来，吹起他浓密的头发，吹起他的衣角。他缓缓蹲下身来，仔细地拔去遮住石碑的几株茅草。

“真可惜，我们连一个花圈、一朵纸花都没准备……”跟随着在他身边的人，觉得有些对不住长眠在地下的两位老人。

“不，他们不需要这些。他们在地下有知，会理解的。”他轻轻地说道。

这时，有个年轻的同志急中生智，赶紧从附近折来了一些新鲜的松树枝，又用茅草捆成一小束，递到了他的手上。

“好，就用这个表达我们的心意吧。”他接过这一小束翠绿的松枝，双手敬献在了父母的坟墓前。

“前人辛苦，后人幸福。”他轻声说道。当他抬起头来，人们看到，晶亮的泪光充盈在他的眼眶里。

“不要……把坟修整一下？”有人试探着问了一句。

“不要了，添一下土就行了。”说完，他对着坟墓又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山后的半山腰上，建有一所韶山学校，有小学，也有初中。从那里不时传来“当当”的钟声，还有早自习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。

望着山腰上的学校，他若有所思。

“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，不迷信什么鬼神。但生我者父母，教我者党、同志、老师、朋友也还得承认。我这次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。”毛泽东深情地对随行的罗瑞卿等人说。

然后，他转过身，还是沿着那条被芭茅草封住的小路，坚定地向山坡下走去。

后来，这位伟大的领袖做了一首写给家乡的诗作《七律·到韶山》：别梦依稀咒逝川，故园三十二年前。红旗卷起农奴戟，黑手高悬霸主鞭。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。喜看稻菽千重浪，遍地英雄下夕烟。

〔主要史实参见周立波《韶山的节日》（刊载于1978年3月23日《人民日报》）和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馆长龙剑宇著《诗书里的成长》。〕

烽火“新兵营”

■李洋

红色足迹

在乌鲁木齐西后街37号，一座黄墙红檐的四合院静默矗立在喧嚣都市中。推开那扇朱漆斑驳、刻满岁月年轮的院门，时光的尘埃簌簌落下。门楣上，“新兵营”3个大字，沉甸甸地诉说着这方寸小院所见证的传奇。

这里是1937年穿越祁连绝境、历经血火洗礼的400余名西路军将士浴火重生的地点。2001年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，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终于以庄严的姿态，向人们敞开了它的怀抱。

纪念馆内，一座巨大浮雕无声矗立。浮雕之上，战士们眼神灼灼，仿佛穿透历史烟云，仍在呐喊高呼，讲述那段用鲜血与钢铁意志熔铸而成的悲壮史诗。我低头凝视西路军行军路线示意图，恍惚间，一幅尘封的历史画卷在我眼前轰然展开：1936年10月，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任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，奉中央之命毅然西渡黄河。面对数倍于己、凶残至极的强敌，将士们在狭长的河西走廊，与马家军展开了一场场惨烈的搏杀。古浪城头的血战，高台城下的孤守，倪家营子的悲歌……每一个地名，都被英雄的鲜血染红过。弹尽粮绝之时，他们拔出卷刃的大刀、折断的长矛，甚至赤手空拳，以血肉之躯扑向敌阵；即便伤病缠身，他们仍紧咬牙关，坚守阵地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！最终，这支付出了惨烈牺牲的钢铁洪流奇迹般穿过死亡戈壁，最终抵达新疆星星峡，与中共中央代表陈云等人会合。时

徒歌》的字句在光影中跳动，那是狱中志士用烧焦的香灰写下的：“坚定信念，坚守立场！掷我们的头颅，奠筑自由的金字塔！”在3次绝食斗争中，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尊严的长城，硬生生逼退了敌人的凶焰。1946年6月，131位遍体鳞伤的志士终于回到延安。毛泽东同志深情慨叹：“你们是革命的宝贵财富，是千两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骨干力量！”

走出展厅，乌鲁木齐冬日的阳光倾泻而下。门外，车流如织，人声鼎沸，现代都市的脉搏在强劲跳动。回望那座安然伫立在林立高楼之间的纪念馆，我蓦然领悟：西路军将士们播下的火种，在绝境中倔强萌发；今天我们所见的生机盎然，正是他们以血泪浇灌、用生命守护的盛世之花！这座纪念馆，不仅仅是历史的印痕，更是一座横跨时空的桥梁，其中蕴藏的西路军精神，如同天山之巅融化的冰雪，早已无声无息地渗透进这座城市血脉肌理。

“新兵营”的将士们，在新疆这片土地开始了浴火后的淬炼与新生。在航空队展区内，泛黄的俄文教材、密密麻麻的学习笔记、略显粗糙的飞机模型……诉说着一个又一个奇迹。他们中的许多人，此前连飞机的影子都未曾见过，却凭着惊人的意志，硬生生啃下晦涩的外语，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，为日后翱翔蓝天的人民空军埋下坚不可摧的基石。看着展柜中一个个用简陋材料拼成的飞机模型，我仿佛看到了他们专注学习的身影，那身影无比虔诚，承载着对苍穹的无限向往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。

1942年，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盛世才背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投靠国民党。包括26名航空队员在内的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身陷囹圄。展墙上，《囚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6630期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

邮政编码：100832

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

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

零售每份0.80元

天涯哨兵

■裴佳

碧海丹心

二

珊瑚岛位于中国西沙群岛永乐群岛西北部，面积不足1.2平方公里。这里地表温度最高高达60℃，台风来袭时，整个岛会被海水淹没，退潮后又成为烈日下的“南海戈壁”。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“没有七分英雄胆，休上中建白沙滩。”

然而，中建岛三級军士长张孝伟却在这里坚守了20年。“这里的战友都是我的亲人，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。”张孝伟动情地说。

2010年盛夏，张孝伟在备战比武时突发急性阑尾炎。当时岛上医疗条件有限，必须立即送往永兴岛医院救治，可岛上正遭遇8级大风，直升机无法起降。关键时刻，部队果断调派琛航岛的一艘炮艇冒险救援。在浪高3米的海域，炮艇宛如怒海中的一片树叶，在能见度极低的海况下与狂涛巨浪搏斗了5个小时才抵达中建岛海域。可由于风高浪急，炮艇无法靠岸，部队又紧急调来挖沙小驳船将张孝伟辗转运至炮艇。

炮艇内，张孝伟数次昏迷。随艇军医严重晕船，仍将张孝伟紧紧护在怀中。经过70海里的惊险航行，张孝伟终于被抬下船。炮艇老兵颤抖着擦着张孝伟的手说：“小伙子你一定要挺住啊，我们这么多人是拿着命来抢你的命啊！”

张孝伟病愈归队后，以惊人的毅力开启自我淬炼：首月突破千米奔跑极限，次月完成3公里长跑；第3个月实现首个标准动作突破；5个月后，他交出体能全优成绩单……支撑他跨越极限的，是中建岛官兵“扎根海岛、建功海岛”的精神。

张孝伟常说下岛是回家，上岛也是回家。他在中建岛待出感情了，舍不得离开。当问及未来，他目光坚定：“只要祖国需要，我必如礁石永驻这片蓝色疆土！”

在这片远离大陆的海域，西沙官兵用日复一日的坚守，淬炼出“胸怀祖国、爱岛如家、乐于奉献、团结奋进”的西沙精神。他们的戍边生活，是一部充满汗水与坚守的史诗，也是一曲激昂奋进的赞歌。

人在军旅

南海西北部约3平方公里的珊瑚礁岛永兴岛，是西沙群岛中最大的自然岛屿，在万顷碧波之上，犹如南海捧出的瑰宝绽放光芒。

踏上岛礁的刹那，椰香与咸涩海风扑面而来。

—

“我们这里气候是典型的‘四高两缺一多’，常年高温、高湿、高盐、高日照，缺土、缺淡水，多台风。”海军驻西沙某部干部刘浪介绍道。

“在这儿坚守，真不容易！”我忍不住感叹。

“对咱守岛人来说，这不算什么！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们西沙人！”阳光下，刘浪眼里闪烁着驻岛官兵特有的坚毅。

那是2018年台风肆虐的8月，一纸调令将刘浪送往金银岛。

启程那天，他乘巡逻舰艇从永兴岛出发，在琛航岛遭遇风暴被迫滞留了8天。当快艇顶着两米多高的涌浪出航时，迷茫如浓雾般笼罩在刘浪心头。看着灰暗的海面，忧虑在孤独的海天间被不断放大。

远处渐渐显出一座岛屿的轮廓，那是他即将抵达的金银岛。看着那小小的岛屿，刘浪心头猛地一震，一股莫名的情绪突然袭来——那是每个中国人血脉里流淌的对祖国领土滚烫的热爱。

来到金银岛，热情的战友将他团团围住。望着战友们黝黑的脸庞和灿烂的笑容，之前笼罩在刘浪心头的忧虑顷刻间消散无形。

上岛没多久，刘浪就遇到突发状况：海面上发现不明国籍船只向岛礁抵近。他迅速进入战备状态。经过研判，刘浪果断采取喊话警告措施，成功驱离船只。

“看到对方船只调转航向，我才真正明白了‘卫国守岛’这4个字的千钧重量。”刘浪看着辽阔的海面，“在这里，我们睡觉都要睁一只眼，确保有情况拉得出、守得住、打得赢。因为主权无小事，危机可能就发生在下一秒。”

2020年1月，刘浪接到工作调动通知，前往西沙群岛的东岛履职。经过一次次历练，他深刻领悟到，每一座岛礁都是不可替代的海疆前哨，每一次情况处置都是对国家主权的庄严捍卫。

然后，他转过身，还是沿着那条被芭茅草封住的小路，坚定地向山坡下走去。

后来，这位伟大的领袖做了一首写给家乡的诗作《七律·到韶山》：别梦依稀咒逝川，故园三十二年前。红旗卷起农奴戟，黑手高悬霸主鞭。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。喜看稻菽千重浪，遍地英雄下夕烟。

〔主要史实参见周立波《韶山的节日》（刊载于1978年3月23日《人民日报》）和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馆长龙剑宇著《诗书里的成长》。〕



房东(油画)

告别老兵

■李增瑞

心中站立的每个身影，都挺成铁塔

拿起我们的军壶，又倒出一杯清酒
轻晃我们的瓷缸，仍溅起水花
沙盘在脑中回放，重组着铁火的厮杀
底图在泪眼中融化，淌成新绘的笔画

我知道昨夜，你与我一样无眠
大脑里掠过电影
掠尽了军旅生涯
眼前晃过的每张笑脸，都含着暖意

几千个日夜啊，我们一起戍守高原

一起在迷彩的经纬里，编织青春

漫长古道永远记得，我们并行的足迹

明亮星斗不会忘记，我们黑红的面颊